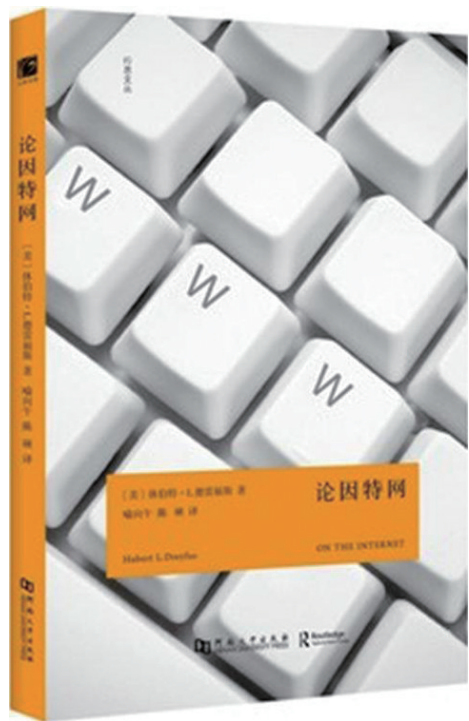


渐变的互联网 不变的社会



《论因特网》
休伯特·L.德雷福斯
河南大学出版社

作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哲学家,休伯特·L.德雷福斯可谓见证了信息论从无到有的历程,而他也从未停止对于由“比特”塑造的人工智能、互联网的研究和批判。早在1972年,德雷福斯就在《计算机不能做什么——人工智能的极限》一书中批判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性。如果说德雷福斯的《计算机不能

做什么——人工智能的极限》是人工智能“警世通言”,那么德雷福斯的另一本书《论因特网》则是一本关于互联网发展的“醒世恒言”,德雷福斯展现了他对互联网社会深层次影响的清醒判断。

革新信息组织方式

早期互联网的先行者们都在做

一件事情,那就是把线下的信息数字化,早期以新闻为主。比如世界上第一个门户网站雅虎,以及中国的新浪、搜狐、网易等等。这些网站通过技术、人力将报纸、杂志的新闻变成数字化的内容,完成了互联网的第一步。

当所有信息都以“平等”姿态示人时,其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信息爆炸带来的焦虑和无助,德雷福斯在1999年完成本书第一稿时对于解决这个难题颇为悲观,他甚至认为“由于网络内容的爆炸性增长速度,开发出成功的搜索引擎很快将变得不再可能。”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年轻人,拉里·佩奇和谢尔盖·布林给德雷福斯带来诸多灵感。

佩奇和布林的想法听起来很简单:用网页的超链接价值衡量这个网页的价值,进而自动化完成网页的排序,将有价值的网页优先呈现给用户。在互联网内容(超链接)快速增长的背景下,网页重要性完全可以通过超链接的多少与质量来“投票”。

德雷福斯在199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Google身上看到了解决信息爆炸的最好办法。事实也的确如此,Google自一成立就秉承“整合全球信息,使人人都可访问并从中受益”的使命,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,每天全球数亿人通过一个搜索框了解世界,获取知识。

社会依然没被解放

几乎每一代新技术的出现,都会被人移植到教育领域。

如今新技术如虚拟现实、新理念如社交知识互动、新一代互联网受众,似乎重新定义教育的所有要素,比如真正实现远程教育。但德雷福斯并不这样看,他认为“当教授特定

的技能时,老师必须是具象的,并鼓励情感代入。”更进一步来说,技术无法改变教育的根本原因,是因为“我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性的感觉,以及与之交互的技能,都取决于我身体无声的幕后工作。”另一方面,因特网对于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。德雷福斯花费了很大篇幅探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“虚无主义”——这是一种对于不同东西判断的价值观,认为一切都是同等的,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值得为其献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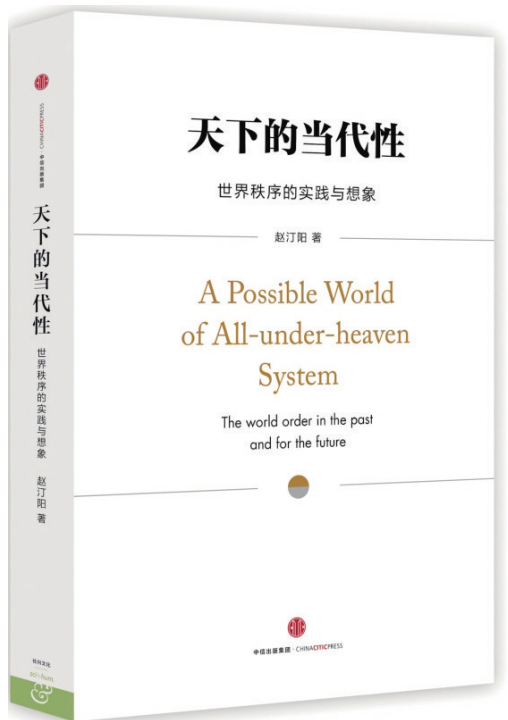
德雷福斯援引克尔凯郭尔1846年一篇质疑公众和媒体导致虚无主义的文章展开论述,在克尔凯郭尔看来,大众媒介的普及带来了特有的公共领域讨论,报纸具备可匿名性的特点也加剧了公众讨论热情,但“公共领域存在于政治权利之外,意味着人们可以对任何事情持有自己的观点,却无需有所行动。”

比如,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自媒体群体,由于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持续生产高质量观点的能力,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多自媒体人开始生产“新闻”——他们并非像专业记者前往事件第一线调查、采访从而获取一手资料,而是用搜索引擎、社交媒体现有的内容去整理,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进行营销推广,影响恶劣。

很多人把上述现象归结于互联网的影响,但本质上而言,这不过是人性或者社会万象的一种折射,也只是一个维度的折射。

那么未来呢?德雷福斯的乐观建立在他对人性歌颂里。“只要我们还仍然是血肉之躯的人,那么网络可以发挥作用……这并非无视自身的局限与脆弱,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——如尼采所言——我们将什么都不是。”(来源:新华读书)

一个重新定义政治的新概念



《天下的当代性》
赵汀阳
中信出版社

巴以冲突、中东问题、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……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能否和平相处?著名哲学家赵汀阳的《天下的当代性》对此给出了答案。《天下的当代性》是一部关于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、讨论的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和平如何成为可能、并深入解析未来天下秩序的技术条件的著作。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

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,表达天下之道与天下之器的距离,理想与现实的距离,历史与未来的距离。天下也是一个方法论,他也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何用来理解历史、制度和政治空间,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。

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。赵汀阳指出,从天下去理解世界,就意味着以

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,以便能够设想与全球化的现实相配的政治秩序。曾经支配世界或仍在支配世界的帝国都基于国家概念和国家利益,都指望维持支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,把懒得分别看待的“世界其他地方”看作是被支配的地域。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征服、支配和剥削的对象,从来没有把世界看作是政治主体。

以世界为尺度去理解作为整体政治存在的世界,就是“天下无外”原则,意味着天下是个最大限度的政治世界,一切政治存在都在天下之内。“天下无外”原则依据的形而上学的理由是:既然天是整体存在,天下也必须是整体存在,才能与天相配,所谓“天无私覆,地无私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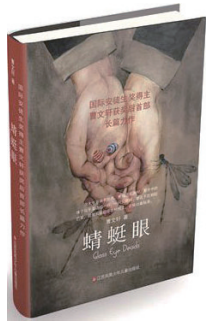
赵汀阳试图论证对立斗争的政治概念所表达的并非真正的政治,而是斗争或战争。冲突和斗争是人类的基本事实,但如果政治只是研究如何把斗争进行到底,就无法解决冲突的问题,反而是冲突的继续和强化。如果一种理论只能把现实变得更差,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理论。对立斗争的政治概念仅仅重复了现实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,因此,对立斗争的政治在理论语法上是一个谬误,甚至是加重人类灾难的存在论谬误。战争或斗争正是政治无效率的表现,甚至就是政治的失败。

国际政治不但无力解决国际冲突,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如何击败对手的敌对策略。赵汀阳认为这件怪事其实不怪,既然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条件下不存在解决冲突的良方,就只能斗争到底。国际政治策略一点也不愚蠢,事实上都太过精明。可问题就在这里:为什么有了足够精明的理论、策略和经验,却仍然毫无解决问题的希望?事实证明,除了微不足道

的争议,国际政治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深刻的冲突,比如巴以冲突、中东问题、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或者美国与中国的矛盾,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局限性,意味着国际政治概念正在逐步失效。在全球化条件下,国际政治理论只能收缩为局部斗争理论,已经无力解释整个世界的政治问题。

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,也因此必定改变政治问题。正是全球化的来临使国际政治的缺陷暴露出来,国际政治无力应对全球化导致的新问题,对于全球问题来说甚至文不对题。共同生活的概念不再仅仅属于民族国家内部或者共同体内部,而正在逐步成为世界规模的共同生活,同时也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权力运作问题,当世界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互相依存,就会提出世界的主权问题。

赵汀阳强调,他的天下理论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政治理论,同时也意味着政治的一个新概念,一个让政治重新出发的起点,一个告别战争的新出发点。要可信地解决利益和价值的冲突问题,政治就需要成为一种善的艺术而超越恶的技术,更准确地说,政治需要成为化敌为友的艺术,而不是斗争的技术。真正深刻的政治问题不是善恶的冲突,而是善与善的冲突。善恶冲突是一个无异议的问题,善必定战胜恶也是一个无异议的人类信念,而一种善与另一种善因其差异而冲突,一种善试图毁灭另一种善,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悲剧,它导致世界难以解决的分裂和政治的失败。天下概念所设定的政治重新出发点,就是通过世界内部化而把世界建构为政治主体,确立属于所有人之世界主权,使各自为敌的世界变成共享的天下。(来源:新华读书)



《蜻蜓眼》
作者:曹文轩
出版社: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说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主要时代背景,以阿梅的成长为主要故事线索,并以这个孩子的视角勾勒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一家人相扶相帮、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景。



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》
作者:威尔·施瓦贝尔
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生命垂危的母亲,以一同读书的方式,和儿子度过剩余的时光。死亡,在此时变得不再让人恐惧。这对母子丰富的人生经验,他们对爱,对生命,对人性,对生活的理解,都印刻在这本书的每一个字中。通过对书籍的探讨,母亲和儿子的心更加贴近,多年的隔阂终于消融,他们也更了解了彼此的一生和选择。



《有时》
作者:徐瑾
出版社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是一本随笔集,文中涉及了全球炙手可热的作家和电影人,比如太宰治、村上春树、菲茨杰拉德、马尔克斯、王尔德以及徐皓峰、塔可夫斯基、小津安二郎等,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深度剖析,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视角,延伸出来一系列哲思美文。